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12 日

议程项目 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白俄罗斯的人权状况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概要

在根据理事会第 38/14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中，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Anaïs Marin 介绍了法律和实践中的广泛和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报告员的结论表明，没有取得重大改进，白俄罗斯政府有必要通过启动具体而持久的变革，明确表明其致力于处理存在已久的批评意见。特别报告员以其结论为基础，向白俄罗斯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了若干建议。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A. 内容提要.....	3
B. 方法	4
二. 与国际人权制度的接触.....	4
三. 人权关切	5
A. 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权.....	5
B. 基本自由.....	8
C. 法治	12
D.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14
E. 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处境.....	19
四. 结论和建议.....	20

一. 导言

A. 内容提要

1. 2012 年，人权理事会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A/HRC/20/8)，在第 20/13 号决议中设立了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理事会请该任务负责人每年向理事会和大会提交报告。理事会此后在第 23/15 号、第 26/25 号、第 29/17 号、第 32/26 号、第 35/27 号和第 38/14 号决议中六次延长了该任务的期限，每次为期一年。
2. 本报告系根据理事会第 38/14 号决议提交，所述期间为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报告所依据的是截至后一个日期之前收到的资料。这是 2018 年 11 月 1 日正式就职的现任特别报告员 Anaïs Marin 提交的第一份报告。
3. 与往年一样，白俄罗斯政府不承认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从而限制了她开展建设性接触的能力。特别报告员只能对此表示遗憾，并鼓励该国政府审查其对这项任务的立场。
4. 根据所收集的资料，特别报告员无法证明白俄罗斯在尊重人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该国仍在使用死刑，在防止酷刑和虐待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多年来许多建议都围绕这两个领域提出。
5. 在此可提及一些值得欢迎的变化，例如废除了将未登记组织的活动定为刑事犯罪的《刑法》第 193.1 条，并修订了关于群众活动的法律，规定了某些集会的通知程序。然而，这些动态只部分涉及人权行为方提出的建议。未登记组织仍然负有行政责任，集会的通知程序只对发生在当局指定区域的集会有效，而且在实践中常常被拒绝。虽然这些小步骤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仍未能证明，政府的政策有真正改变。
6. 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另一个特点是，进一步限制在线媒体的立法修正案生效，而以往记录在案的逮捕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防止和平集会以及干涉记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工作的做法仍不时有所耳闻。虽然与前一年相比，这类案件的数量似乎有所减少，但同样的政策仍然存在，这表明方针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限制性的法律框架和做法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很容易重新陷入广泛的镇压。
7. 所收集的资料还表明，对边缘化群体，如吸毒成瘾者或失业者，采取了严厉的惩罚办法。因与毒品有关的罪行而被捕的个人，包括儿童，被判刑期过长。如家长失业、染上毒瘾或犯下轻微行政罪行，其子女有可能被社会服务部门带走。失业者必须支付更高的水电费，并被强迫接受向他们提供的任何就业机会，否则就有可能被送往劳动治疗中心。这一严厉做法对已然处于弱势及社会或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任何人都可能受到这些措施的影响。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罗姆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两性人或艾滋病毒感染者等若干群体仍受到歧视。
8. 应当强调，尽管工作条件不利，但民间社会行为方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仍然十分活跃和专注。特别报告员认为，如果政府本着合作精神接触民间社会行为方，并将其作为合作伙伴对待，民间社会将是促成积极变革的资产。特别报告员鼓励政府系统性地吸收民间社会参与决策，从而促进包容性和增加自主权。
9. 鉴于本报告所详述的意见，特别报告员认为，应继续关注白俄罗斯的人权状况。

B. 方法

10. 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以独立、公正和客观原则为基础。特别报告员力争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合作，以便他们有机会提供他们认为与其有关的信息。

11. 为此，特别报告员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向白俄罗斯政府提出了访问该国的请求。遗憾的是，她的请求未得到答复，从而延续了该国政府在其前任六年任期内执行的不接触政策。特别报告员对该国政府没有利用这一契机进行合作和展开建设性对话感到遗憾。

12. 由于无法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依据了各种来源的资料，包括政府声明、可供公众查阅的官方文件和新闻文章等公开来源资料，以及民间社会组织、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及其亲属、国际和区域组织代表以及外交界提供的资料。

13. 特别报告员并不试图巨细无遗地介绍白俄罗斯的人权情况，而是根据提请她注意的资料和个别案件报告侵犯人权的模式。

二. 与国际人权系统的接触

14. 多年来，各国际人权机制曾向白俄罗斯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其使法律、政策和做法符合该国在国际人权法之下所作的承诺。人权条约机构最近开展的审议表明，只有极少数建议得到了落实。系统性问题仍有待解决，还需进行深化改革。

15. 禁止酷刑委员会 2018 年 4 月对白俄罗斯进行了审议(见 CAT/C/BLR/CO/5)。作为优先事项，该委员会请白俄罗斯落实与下列主题有关的建议：对被拘留者实施基本法律保障；对酷刑和虐待指控进行有效调查；停止对人权维护者和记者的刑事定罪、拘留和骚扰。特别报告员鼓励白俄罗斯利用这些建议审查其做法。

16. 距 1997 年进行的上次审议 21 年后，白俄罗斯于 2018 年 10 月再次接受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审议(见 CCPR/C/BLR/CO/5)。虽然延误了很长时间，但特别报告员仍对白俄罗斯与该委员会接触表示欢迎，并希望这标志着白俄罗斯再次承诺尊重其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国际义务，并全面执行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鉴于即将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这一点特别重要。

17. 儿童权利委员会计划在 2020 年第八十三届会议上审查白俄罗斯遵守《儿童权利公约》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希望，本报告中提到的有关关切和建议将有助于该委员会的工作。

18. 特别报告员的前任欢迎白俄罗斯部长会议 2016 年 10 月 24 日批准 2016-2019 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¹ 该计划的期限行将结束，特别报告员期待看到其执行情况最后报告。尽管显而易见该计划中有许多积极的步骤，但其中提出的许多活动仍有待执行。²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该计划没有制定具体的、可衡量的指标，用来评估执行进展情况，而且许多活动旨在探索备选办法，因此较为侧

¹ 可查阅：geneva.mfa.gov.by/docs/interagency_plan_of_belarus_on_human_rights_eng.docx。

² 见 http://mfa.gov.by/upload/18.06.26_HR_report_2017.pdf(俄文)。

重过程，而不是实现以结果为导向的变革。白俄罗斯将于 2020 年春季进行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特别报告员希望该国将以此为契机，起草一项后续计划，为解决悬而未决的人权问题制定明确的措施。

三. 人权关切

A. 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权

1. 死刑

19. 除白俄罗斯外，所有欧洲国家都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废除了死刑；白俄罗斯在过去 25 年中估计处决了 400 人。³ 由于死刑仍然保密，因此无法公开获得有关处决人数的统计数据。根据可得资料，2017 年因谋杀罪被判处死刑的 4 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被处决。据报告，Viktar Liotaŭ 和 Aliaksej Michalenia 两人于 2018 年 5 月中旬被处决，而 Siamion Beražny 和 Ihar Hershankoŭ 两人则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被处决。⁴

20. Aliaksej Michalenia、Siamion Beražny 和 Ihar Hershankoŭ 在他们的申诉仍在人权事务委员会待审期间被处决。⁵ 自 2010 年以来，在 13 起案件中，白俄罗斯一再不尊重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在委员会完成对有关案件的审议之前暂停执行处决的要求。

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该国继续判处死刑。2018 年 5 月 30 日，最高法院驳回了 Aliaksandr Žylnikaŭ 的上诉，维持了 2015 年宣布的死刑判决。⁶ 公众所知悉的最近一项判决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宣布，Aliaksandr Žylnikaŭ 因谋杀罪被判处死刑。⁷ 另一名被拘留者 Viačaslaŭ Sucharko 于 2017 年 3 月被判刑，目前正在等待处决。

22.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政府未告知死者亲属他们亲人死亡的时间和情况，没有归还尸体，也没有告知埋葬地点的详情。这对亲属造成不必要的额外痛苦和煎熬，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这构成不人道的待遇，违反了关于保护个人免遭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⁸ 此外，死者亲属在亲人被执行死刑之后很久，仍然遭受与死刑有关的社会成见，例如受到侮辱和遭到有辱人格的评论。

23. 特别报告员欢迎 2017 年初设立的死刑问题议会工作组开展的工作，但希望随后将采取具体步骤，取消死刑的宣判和执行。官方口径称，在大多数人支持废

³ Se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Center Viasna, “Death penalty in Belarus: murder on (un)lawful grounds” (October 2016).

⁴ Se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Center Viasna,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Belarus: 2018. Analytical review”.

⁵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009&LangID=E。

⁶ 见 <http://dp.spring96.org/en/news/91677>。

⁷ 见 www.svaboda.org/a/29699064.html (白俄罗斯文) 和 <http://spring96.org/ru/news/91768> (俄文)。

⁸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和 CCPR/C/BLR/CO/5，第 27(b)段。

除死刑之前应保留死刑，这一口径应重新考虑。⁹ 即使公众舆论可能仍然支持保留死刑的立场，但政府有责任领导辩论，就这一问题提供平衡的信息，并积极努力改变心态，以支持废除死刑。特别报告员鼓励白俄罗斯研究废除了死刑的各国的最佳做法，并指出，如果总统或议会可以决定暂停死刑，就不需要全民公投。

2.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24.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在审讯期间和拘留场所，酷刑和虐待仍然很普遍。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刑法》仍未将酷刑规定为一项单独的罪行。对酷刑制定具体的定义和条款将确保涵盖《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一条所载的全部内容(CAT/C/BLR/CO/5, 第 50 段)。

25. 据报告，执法官员和调查官员经常使用酷刑进行恐吓或逼供。¹⁰ 法官在法庭聆讯期间仍然经常审议据称是在胁迫下获得的信息，而不会自动启动对酷刑指控的调查。此外，医务人员未系统地记录酷刑和虐待行为(同上, 第 7-8 段)。

26. 拘留期间，缺乏对纪律处罚的监督，以及处罚相对于违纪行为的相称性，令人关注。单独监禁似乎经常被使用，甚至用于轻微违法行为。¹¹ 在这方面，民间社会组织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2015 年 6 月被判处 6 年监禁的人权组织创始人 Michail Žamčužny 多次被长期关押在惩戒室。¹²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对纪律措施提出上诉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几乎从未成功过。另有实例表明，该国利用《刑法》第 411 条对付不服从监狱工作人员的被拘留者，也令人关切。¹³ 在一起案件中，2003 年被判处 8 年监禁的一名被拘留者在根据第 411 条被 8 次判刑后，关押时间几乎是刑期的两倍。¹⁴

27. 特别报告员获悉，因与毒品有关的罪行而被拘留的个人，包括儿童，被关押在特别恶劣的条件下。¹⁵ 据称，根据《刑法》第 328 条被判刑的人占监狱总人数的 40% 之多，据报告他们被迫佩戴特定识别胸牌，以与其他被拘留者区分开来。¹⁶ 2014 年，卢卡申科总统明确表示，希望严化与毒品有关罪犯的拘留条件；他指出，需要为这些囚犯“创造无法忍受的条件”，以便他们宁愿“求死”。¹⁷ 2019 年 3 月 8 日，一名来自第 22 号劳改所的被拘留者自杀，该劳改所的大部分人都是根据第 328 条被判刑的。¹⁸ 据报告，在此之前，2018 年 11 月，

⁹ 见 <https://naviny.by/new/20190228/1551381481-vlasti-belarusi-ne-planiruyut-otmenyat-smertnuyu-kazn>(俄文)。

¹⁰ 见 www.the-village.me/village/city/yak-pracuye/269693-pytiki(白俄罗斯文)和 <https://torture.spring96.org/>(白俄罗斯文和俄文)。

¹¹ 见 https://torture.spring96.org/pytiki_zakluchennykh(俄文)。

¹² 见 <http://spring96.org/ru/news/92180>(俄文)。

¹³ 第 411 条涉及系统性地不服从管教场所行政部门的合法要求的情况。

¹⁴ 见 <http://news.21.by/other-news/2018/05/23/1498361.html>(俄文)。

¹⁵ 2014 年 12 月 28 日第 6 号法令强化了《刑法》第 328 条原来规定的与毒品有关罪行的刑事责任，特别是将刑事责任年龄从 16 岁降至 14 岁。

¹⁶ 见 www.bbc.com/russians/Feature-43247680 和 <https://belaruspartisan.by/politic/378753/>(均为俄文)。

¹⁷ 见 www.interfax.by/news/belarus/1173223(俄文)。

¹⁸ 见 <https://belsat.eu/ru/in-focus/v-volkovysskoj-kolonii-povesilsya-zaklyuchennyj/>(俄文)。

同一监狱中的被拘留者就其拘留条件向监狱管理部门提出抗议，尤其抗议医疗保健不足、监狱工作人员态度粗鲁以及与亲属缺乏联系。¹⁹ 当局否认发生过抗议。²⁰

28. 拘留设施缺乏外部独立监督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司法部下属的公共监督委员会的权力受到严重限制。例如，委员会不能突击查访拘留地点，也不能单独与被拘留者进行秘密讨论。此外，当局很少公开关于拘留条件的信息，特别是与拘留场所的死亡和流行病有关的信息。²¹

29.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面对保守团体的批评，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下旬决定放弃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当月初，总统曾公开表示反对这一概念，将家庭暴力的理念界定为“从西方舶来的愚蠢玩意儿”，并补充说，有时狠狠抽一鞭子对孩子是好事。²²

3. 任意逮捕和拘留及强迫失踪

30. 与过去发生的大规模逮捕相比，本报告所述期间相对平静。这可能是因为缺乏重大的政治或社会活动。然而，以往所记录的系统性问题仍然存在于法律和实践中。人权维护者、活动人士、记者和普通公民继续经常因行使集会和表达自由权而遭到逮捕或拘留。凡未经授权举行集会或聚会的，通常都会招致逮捕，并有可能遭到拘留，从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而且往往会被判处行政处罚，必须支付罚款。

31.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自 2018 年 2 月 25 日以来，布列斯特市中心每个星期日都会举行和平集会，抗议建造一座电池厂。在发稿之际，有 27 人因参加抗议或号召人们加入抗议而被罚款。²³ 其中很多人遭到一至两天的拘留。报道上述事件的记者和博主的工作也经常受到干涉：2019 年 3 月 3 日，两名 Belsat 记者 Alies Liaučuk 和 Milana Charytonava 在前往抗议活动的途中当街被捕，并因报道以前的抗议活动而被处以罚款。²⁴ 经常报道上述事件的两位博主 Siarhiej Piatruchin 和 Aliaksandr Kabanaŭ 的工作遭到系统性干涉，据称多次遭到逮捕和罚款。²⁵

32. 只要出现可以被解释为挑战政府的任何抗议迹象，执法人员便会立即采取行动。2019 年 1 月 4 日，三名活动人士和一名记者在内政部门前一名警察的雕像附近被捕，因展示要求给予政治犯自由的标识和拍摄现场而被拘留了几个小时。²⁶ 2018 年 11 月，一名青少年因打同一雕像的耳光而被捕，然后被迫在内政部网站

¹⁹ 见 <https://platformabelarus.com/ik-22/> (俄文)。

²⁰ 见 www.facebook.com/mvdgovby/posts/2286442274918083 (俄文)。

²¹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9617>。

²² 见 <https://news.tut.by/society/610593.html> (俄文)。

²³ 见 <https://spring96.org/en/news/92168>。

²⁴ 见 <https://belsat.eu/ru/news/alesya-levchuka-i-milanu-haritonovu-otpustili-posle-sostavleniya-protokolov/> (俄文)。

²⁵ 见 <https://news.tut.by/society/615301.html> (俄文)。

²⁶ 见 <https://news.tut.by/economics/621541.html> (俄文)。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公开道歉。²⁷ 最近，2019 年 1 月 22 日，两名活动人士组织了一次集会，十多人在集会上献花并点燃蜡烛，悼念 2014 年在基辅独立广场冲突中丧生的一名白俄罗斯青年男子，这两名活动人士因此被捕。²⁸ 特别报告员表示严重关切的是，以往记录的因参加抗议而对人权维护者、记者和普通公民进行逮捕和行政拘留，或阻止他们参加或报道这些抗议的行为，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33. 2019 年 1 月 31 日，媒体宣布中止调查 1999 年 5 月 7 日失踪的前内政部长 Juryj Zacharanka 失踪一事以及前议会副主席 Viktor Hančar 和商人 Anatol Krasoŭski 1999 年 9 月 16 日失踪一事。²⁹ 官方说法是，停止调查的原因是未能发现可对所犯罪行进行控罪的人。而根据涉及高级官员的大量可信报告，中止调查不仅意味着未能展开调查，而且意味着明显妨碍司法。《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3 条规定，应不断进行调查，直至查明强迫失踪受害者的命运为止。

34.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对这三起案件进行了为期近 20 年的审议 (E/CN.4/2001/68, 第 107-108 段；E/CN.4/2000/64, 第 27 段)。迄今为止，工作组认为白俄罗斯政府提供的资料不足(A/HRC/39/46, 第 12 页)。因此，这些案件仍悬而未决。

B. 基本自由

35. 特别报告员前几次报告中所述的对表达、集会和结社自由的系统性限制仍然存在。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基本自由、特别是独立媒体的基本自由继续受到限制。这些限制对整个民间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鉴于拟于 2020 年或之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这些限制措施尤其令人担忧。如果不尊重基本自由，任何选举进程都将缺乏合法性。

1. 意见和表达自由

36. 2018 年 6 月 14 日通过的臭名昭著的《大众传媒法》修正案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生效。修正案规定，凡对任何类型在线出版物发表评论的任何人，均可查明其身份，并规定在五个工作日内向信息部提供这些人的信息。只有正式登记的媒体、记者和博主才能在网上运作，登记在线媒体的所有者可能因他人在其网站上发布的内容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如不登记，他们将面临行政罚款。修正案还规定，当局可在没有法院裁决的情况下封锁网站。³⁰ 这些动态引起了人权界的普遍强烈抗议，前任特别报告员广泛报告了这些情况对意见和表达自由的不利影响

²⁷ 见 www.svoboda.org/a/29602625.html (俄文)。

²⁸ 见 <https://naviny.by/new/20190122/1548181726-v-minske-posle-akcii-pamyati-mihaila-zhiznevskogo-zaderzhany-olga> (俄文)。

²⁹ 见 <https://naviny.by/new/20190131/1548960516-dela-ob-ischeznovenii-zaharenko-gonchara-i-krasovskogo-priostanovleny> (俄文)。

³⁰ 见 See <https://baj.by/en/analytics/mass-media-belarus-no-2-55-january-june-2018>。

(见 A/73/380)。这些修正案以互联网为目标，对本已十分脆弱的表达自由局面施加了进一步限制。

3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独立记者和媒体承受了更多压力。2018 年 6 月，当局开始调查独立新闻社 BelaPAN 社长 Alies Lipaj，指控他犯有逃税罪行。³¹ 调查当局搜查了他的公寓，并禁止他在待审期间离开白俄罗斯。人权维护者认为，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因他开展的职业活动向他施压。³² 在 Lipaj 先生 2018 年 8 月死亡后，当局了结此案。

38. 2018 年 8 月初，当局根据《刑法》第 349.2 条，因“未经授权获取计算机信息，造成重大损害”，对独立媒体的几名编辑和记者启动刑事调查，指控他们共享密码，以获取国家通讯社 BelTA 的付费订阅。警方突袭了几家独立媒体的办公室，包括热门新闻平台 BelaPAN 和 Tut.by。调查人员还搜查了几名记者的住所，没收了电脑、文件和手机，包括其子女的手机。突如其来协调一致的行动严重扰乱了被盯上的记者的工作，同时也损害了其消息来源的保密性。至少有 18 名记者被逮捕审问，其中 8 人被拘留了 72 小时，相对于指控而言，72 小时被认为过长。³³ 在调查期间，所有编辑和记者均禁止离境，据报告其中一人受到恐吓。截至 2018 年 11 月，对其中 14 名被捕者的刑事指控改为行政处罚。Tut.by 主编 Maryna Zolatava 承认她知晓她的员工在分享 BelTA 付费订阅的登录数据后，成为唯一一个因“行政疏忽”而受到刑事指控的人。³⁴ 2019 年 2 月 25 日，她被勒令支付大约 3,620 美元的罚款，以及相当于 BelTA 法律费用的大约 2,840 美元。该案件的嫌疑人和证人声称，他们在调查期间受到压力，被迫作出有罪陈述。³⁵ 执法官员对此案的严厉反应被认为是不相称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慨和对所涉记者的支持。特别报告员认为，当局采取上述行动，是为在下一轮竞选活动之前恐吓独立媒体和煽动自我审查。

39. 在报告所述期间，该国继续根据《行政犯罪法》第 22.9 条，因“非法生产和销售大众传媒产品”，对记者与外国媒体合作予以罚款。该条款主要针对为外国媒体工作的自由职业者。2018 年，对未经认证与外国媒体合作的记者处以 118 次罚款，总额约为 48,000 美元。³⁶ 这是 2017 年的两倍。2019 年，在发稿之际，已有 12 名记者被处以总额约 5,700 美元的罚款。³⁷

³¹ 见 <https://belsat.eu/en/news/belarus-state-control-committee-belapan-director-suspected-of-tax-evasion/>。

³²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90352>。

³³ 见 www.dw.com/ru/задержания-журналистов-в-минске-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чистки-под-видом-уголовки/a-44988816 (俄文)。

³⁴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belta-case-facts-lists-related-links>。

³⁵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tutby-editor-maryna-zolatava-trial-witnesses-claim-coercion-part-investigation>。

³⁶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belarus-quantitative-media-results-year-2018>。

³⁷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fines-journalists-violating-article-229-administrative-code-chart-updated>。

40. 2018 年 12 月 6 日，一读通过了“关于加强打击纳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宣传”的法律草案，对现行立法进行了修订。³⁸ 除其他改动外，它规定，将拟订一份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及极端主义标识的清单。³⁹ 人权组织表示关切的是，法律中关于什么是“极端主义”的定义模糊，程序也不明确，这为选择性地解释和实施法律留下了空间，可能对意见和表达自由产生限制性影响。⁴⁰ 特别报告员希望指出，法律应提供明确的定义，以避免对表达和媒体自由进行不必要和不相称的干预。⁴¹

41. 最近适用现行反极端主义法的实例已经引发关切。2018 年 11 月 1 日，根据《行政犯罪法》第 17.11 条，两名无政府主义活动人士 Maryna 和 Viačaslaŭ Kasinieravy 因“分发极端主义材料”而被处以相当于 850 美元的罚款，原因是他们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张他们穿着带有“阶级斗争”字样衣服的照片。⁴² 2019 年 1 月 25 日，这对夫妇再次被逮捕，并根据同一条款判刑，因为他们未将照片从网上删除。⁴³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报告了几起因在网上转发被视为极端主义的材料而遭罚款的案件，这就提出了如何界定“极端主义”和“分发极端主义材料”两个概念的问题。⁴⁴ 反极端主义法也适用于记者。2019 年 3 月 17 日，两名俄罗斯记者在白俄罗斯新闻俱乐部演讲之前在明斯克被捕，被控“散布极端主义内容”。⁴⁵ 这两名记者是一个从事暴力有关问题的小组的成员，并出版了关于恐怖主义、毒品和革命等主题的书籍。

2. 结社自由

42. 2018 年 12 月 19 日，议会二读通过了废除《刑法》193.1 条(该条规定参加未登记组织将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草案。第 193.1 条因公然违反基本人权标准而备受批评，取消该条是一个积极的步骤。然而，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这一动态只能被视为部分成功，因为它仍存在缺陷，即通过了《行政犯罪法》第 23.88 条，转而引入了行政责任。

43. 2018 年上半年，非商业性组织新登记数量比往年有所下降。⁴⁶ 2018 年新登记了 92 个公共协会，低于前十年的年均指数。⁴⁷ 登记组织的程序仍然十分繁

³⁸ 见 <http://pravo.by/document/?guid=3941&p0=2018058001> (俄文)。

³⁹ 白俄罗斯已经拟订了一份被视为具有极端主义性质的材料清单。见 <http://mininform.gov.by/documents/respublikanskiy-spisok-ekstremistskikh-materialov/> (俄文)。

⁴⁰ 见 <https://naviny.by/article/20181206/1544112777-v-borbe-s-ekstremizmom-belarus-mozhet-vybrat-put-rossii> (俄文)。

⁴¹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意见和表达自由的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第 46 段。

⁴² 见 <https://news.tut.by/society/614034.html> (俄文)。

⁴³ 见 <http://spring96.org/ru/news/91909> (俄文)。

⁴⁴ 见 <https://news.tut.by/society/614047.html> (俄文)和 <https://news.tut.by/society/615689.html> (俄文)。

⁴⁵ 见 <https://news.tut.by/economics/630142.html> (俄文)。

⁴⁶ 见 https://minjust.gov.by/directions/compare_coverage/ (俄文)。

⁴⁷ See Legal Transformation Center (Lawtrend) and Assembly of Pro-Democratic NGO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legal conditions for 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in Belarus: review period 2018”, p. 7, available from <http://belngo.info/2019.review-of-freedom-of-associations-in-belarus-2018.html>.

琐，登记当局享有广泛的酌处权。对于人权组织、独立团体或政党来说，尤其如此。2018 年 5 月，在司法部因申请中存在一些小错误，如未列入该党几名创始人的家庭电话号码，第七次拒绝了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党的登记申请后，最高法院驳回了该党的上诉。⁴⁸ 公共社团几乎不可能将私人地址登记为其法定地址，这进一步限制了结社自由。

44. 正如以前的报告所述，独立工会的成员继续经常受到压力。2019 年 3 月 13 日，在 Salihorsk 市 Bielaruskalij 公司工作的大约 400 名工厂工人受到压力，被要求退出工会分会。据报道，雇主曾公开表示，独立工会的成员不可能获得晋升或职业发展。⁴⁹

45. 2018 年 8 月 24 日，独立工会领导人 Hienadz Fyadyniĭch 和 Ihar Komli 因逃税被处以四年限制自由，但获得假释。法院还禁止他们在五年内担任管理职务。⁵⁰ 对他们提出逃税指控的原因是，他们 2011-2012 年期间在一个外国银行账户中收到资金，并在没有申报的情况下将资金带回白俄罗斯。2017 年春，他们曾动员人们反对第 3 号总统令，这起刑事案件是此后提起的，许多人认为这是对他们作为活动人士开展的活动的报复。⁵¹ 这不是活动人士第一次因逃税而被判刑，最著名的案件是 Alie Bialiacki 一案。在 2011 年 8 月至 2014 年 6 月期间被拘留时，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曾发表意见，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二条不仅要求各国不干涉社团的创建，而且还要求各国确保为社团的存在和活动提供有利的法律框架(A/HRC/WGAD/2012/39, 第 48 段)。特别报告员认为，该国的法律框架具有限制性，妨碍组织登记，并禁止它们接受国外资金，这显然违背了该国的义务。

3. 和平集会自由

46. 与往年相比，在 2019 年 3 月 25 日自由日组织的活动的特点是逮捕案件比以前少，尽管明斯克至少有 15 人被拘留，其中包括反对派成员、人权活动人士和艺术家。⁵² 一些人在参加游行前被预先拘捕，另一些人则因自发的和平行动被逮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没有罪名的情况下获释。在这一象征性事件中逮捕的人数相对较少，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动态，尽管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和平集会自由方面的总趋势仍然是消极的。

47. 最初于 2018 年 7 月提出的群众活动法修正案于 2019 年 1 月 26 日生效。它规定，在当局专门指定的区域举行集会，须履行通知程序。不过，据称，指定地点离市中心很远。此外，在其他地方组织集会仍然需要专门审批，但实际上很少得到批准，理由往往是另一个组织已经申请在同一地点举行活动。自 2018 年 2 月在布列斯特开始每周一次的抗议活动以来，组织者曾 89 次寻求批准举行抗议活动，但一直被拒绝，唯一一次例外是 2018 年 4 月 29 日。

⁴⁸ 见 <http://spring96.org/ru/news/89889>(俄文)。

⁴⁹ 见 <https://belaruspartisan.by/politic/457312>(俄文)。

⁵⁰ 见 www.rferl.org/a/belarusian-union-leaders-fyadynich-komlik-sentenced-four-years-of-restricted-freedom-/29451501.html。

⁵¹ 见 <https://spring96.org/en/news/90746>。

⁵²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92438>。

48. 《行政犯罪法》第 23.34 条继续得到广泛使用，人权维护者、活动人士和单纯的抗议者因“违反组织或举行群众活动法令”而屡次被罚款。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 141 起案件中的 98 人使用了第 23.34 条。它甚至适用于单人抗议或其他形式的个人抗议，包括艺术表演。2018 年 7 月 16 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两性人问题活动人士 Viktorija Biran 因在三座不同的政府大楼前摆姿势拍照时持有一张写着“你是假的”的海报而被罚款。她的行动是为了抗议内政部发表声明，谴责英国大使馆于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日在使馆上方悬挂彩虹旗。⁵³

4. 宗教或信仰自由

4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没有看到宗教或信仰自由权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宗教法要求宗教团体在集会做礼拜之前进行登记，某些宗教团体在试图登记时一再面临困难。一些宗教团体，特别是新教团体和耶和华见证人抱怨说，他们的申请经常以微乎其微的理由被拒绝，例如法定地址不可接受。由于一再遭到拒绝，一些团体放弃了获得登记的全部希望，因害怕镇压而决定不再举行集会，或因没有指定的礼拜场所而决定在家中或户外集会。⁵⁴

50. 所有公开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行为仍然受到严格控制。根据《行政犯罪法》第 23.34 条，对于在未登记的情况下举行集会的礼拜者，警方可予以突击检查和罚款，因为违反了群众活动法。信徒可能因分发宗教文献和在礼拜建筑物外唱歌而被罚款，其团体可能因此而遭解散。例如，2018 年 10 月 27 日，两名浸礼会教徒因在一个市场入口唱基督教歌曲和散发宗教文献而被拘留和罚款。⁵⁵

51. 外国公民还必须申请国家许可方可在白俄罗斯从事宗教工作，特别是那些临时顶替休假牧师的人。2018 年，至少有两名来自俄罗斯的东正教神父和两名来自波兰的天主教神父未获批准。⁵⁶

C. 法治

1. 法官和律师独立性

52. 所收到的资料表明，该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解决先前指出的缺陷，即法官和律师缺乏独立性。总统仍然根据公众所不知道的标准参与候选人的审核以及法官的任命和解职。虽然有可能任命一名无任期限制的法官，但在实践中，大多数法官是有任期限制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每五年重新认证一次。

53. 特别报告员还感到关切的是，虽然白俄罗斯的律师协会被认为是独立的，但事实上由司法部控制。⁵⁷ 司法部任命律师协会主席，向律师颁发营业执照，并

⁵³ 见 <https://naviny.by/new/20180524/1527165697-lgbt-aktivistka-u-ofisov-mvd-i-kgb-sami-vy-poddelka>(俄文)。

⁵⁴ 见 www.forum18.org/archive.php?article_id=2436。

⁵⁵ 见 www.forum18.org/archive.php?article_id=2437。

⁵⁶ 见 www.forum18.org/archive.php?article_id=2387。

⁵⁷ Se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World Organisa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s, “Belarus: Control over lawyers threatens human rights” (June 2018).

有权撤销执照。与法官相同，律师每五年进行一次有计划的重新认证，但他们也可能意外地收到额外的重新认证请求。在这方面，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的律师特别容易受到对其职业道德的任意和侮辱性质疑。特别报告员认为，这种情况显然损害了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可信度。

2. 少年司法

54. 迄今为止，白俄罗斯缺乏全面的少年司法制度。禁止酷刑委员会最近在2018年4月30日对白俄罗斯的审议中提出了这一关切，鉴于儿童权利委员会即将对白俄罗斯进行审议，这一关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过去，政府官员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套全面的少年司法制度，⁵⁸ 但已表示愿意探讨各种备选办法。⁵⁹ 特别报告员认为，考虑到《儿童权利公约》要求缔约国推动建立专用于儿童的司法制度(第40条第3款)，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然而，特别报告员鼓励该国政府对这一问题采取宽泛的方针，因为要制定一套全面的少年司法制度，必须就预防、调查、起诉、司法和监狱制度等有关进程进行改革。⁶⁰

55. 根据《刑法》第328条对因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而被判刑的儿童采取的强硬立场表明，有必要修订现行制度。特别报告员获悉，在几起案件中，未成年人被抓到持有少量毒品，但却被判处8至11年的长期监禁。据报告，在29起案件中，儿童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被招募从事小型包裹快递工作，而不知道他们实际在运送什么。尽管对未成年人的普遍指控是他们参与了有组织犯罪集团，但特别报告员只知悉在一起案件中，一名成年人根据《刑法》第172条被控“让未成年人参与犯罪”。⁶¹ 据称，这些少年的拘留条件也很差，缺乏足够的食物、衣服和药品。⁶² 据报告，还存在强迫劳动、缺乏受教育机会、与亲属联系受到限制的情况。

56.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对儿童的判决不相称，没有适当考虑到他们的特定身份和需要，也没有考虑到儿童的最大利益。她希望指出，逮捕、拘留或监禁儿童必须用作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时间应适当且尽可能短，同时须考虑到儿童的特定需要。⁶³

3. 驱逐外国人

57. 居住在白俄罗斯多年的外国人，即使在白俄罗斯有居留证、工作或家庭，也有可能因轻微行政犯罪，例如在公共场合酗酒、小偷小摸或违反交通规则，而被驱逐回原籍国。

⁵⁸ 见 <https://eng.belta.by/society/view/belarus-sees-no-need-in-setting-up-specialized-juvenile-courts-108442-2018>。

⁵⁹ 见 <https://eng.belta.by/society/view/opinion-belarus-ready-to-make-new-steps-towards-restorative-juvenile-justice-110133-2018/>。

⁶⁰ 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

⁶¹ 见 <https://news.house/lib/browse/persistent-violations-of-the-rights-of-the-minors>。

⁶² 见 See 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EUR4901002019ENGLISH.pdf。

⁶³ 《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b)和(c)项。

58. 这种严厉的法律适用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特别报告员知悉，有 3 名俄罗斯国民在因轻罪被驱逐后自杀。其中一起案件发生在 2019 年 1 月 15 日，Vitalii Kuzmenkov 已在白俄罗斯生活了 14 年，有 6 个子女，因在公共场所醉酒和违反交通规则被威胁驱逐出境后自杀。⁶⁴ 此类案件引起了对判决与所犯行为的相称性的严重关切。特别报告员的理解是，在下令将某人驱逐出境时，白俄罗斯关于驱逐出境的法律目前并不考虑到一个人的家庭和私人生活，这些权利受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第 1 款)；也没有考虑到受影响儿童的最大利益。⁶⁵

59. 一个积极的迹象是，霍米尔地区法院于 2019 年 2 月 7 日推翻了对乌克兰国民 Serhii Protsenko 的驱逐令，他因在公共场所醉酒而于 2018 年底被捕。他在白俄罗斯生活了 10 年，建立了家庭，有三个孩子，并有稳定的工作。⁶⁶ 在此之前，2018 年 12 月 19 日，Maskoŭcki 区法院确认，俄罗斯公民、联合公民党发言人 Anna Krasulina 虽因参加 2016 年和 2017 年未经授权的群众活动和乘坐公共交通逃票而两次被予以行政罚款，但一年内不会将其驱逐出境。⁶⁷ 特别报告员希望，这表明当局已开始重新考虑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

D.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1. 不歧视

60. 虽然《宪法》和其他了立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不歧视，但白俄罗斯没有全面的反歧视法。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最近一次审议中强调了这一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全面保护的问题(CCPR/C/BLR/CO/5, 第 15 段)。根据“2016-2019 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国家立法和法律研究中心负责评估是否有必要制订禁止歧视的专项立法，并将在 2019 年年底前得出定论。特别报告员认为，如能解决现有形式歧视的根源，白俄罗斯将从中切实受益，并鼓励白俄罗斯政府加大努力。现行法律不鼓励原告将歧视案件提交法院，在实践中将举证责任推给原告，使其几乎不可能证明存在歧视行为。特别报告员不知道 2018 年或 2019 年有任何歧视申诉在法庭上胜诉。

残疾人

61. 特别报告员获悉，该国制定了一项关于残疾人权利的新法。民间社会组织强调了一些积极的动态，例如为残疾人规定了就业配额，但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缺乏对“歧视残疾人”的明确定义，也没有具体的补救办法。⁶⁸ 该法草案也没有涉及精神残疾者被剥夺法律行为能力的问题。

⁶⁴ 见 <https://news.tut.by/society/625102.html> (俄文)。

⁶⁵ 见 Zeyad Khalaf Hamadie Al-Gertani 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CCPR/C/109/D/1955/2010)。

⁶⁶ 见 <https://belsat.eu/ru/in-focus/mne-nekuda-ehat-esli-menya-vyshlyut-ya-poedu-voevat-v-donbass-sergej-protsenko-ostaetsya-v-belarusi/> (俄文)。

⁶⁷ <https://naviny.by/article/20181218/1545147189-anna-krasulina-belarus-eto-moya-strana> (俄文)。

⁶⁸ 见 www.disright.org/ru/news/kommentarii-o-proekte-zakona-o-pravah-invalidov-i-ih-socialnoy-integracii (俄文)。

62. 目前，精神病院和疗养院的精神残疾者被宣布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上述机构的主任被指定为其法定监护人。⁶⁹ 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一个机构的主任是数百人的法定监护人，让人怀疑他是否有能力保障每一个病人的利益。此外，一旦一个人被宣布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并被安置在某一机构中，该机构的主任就成为病人财产的受托人。

63. 特别报告员认为，目前的情况违反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因为该公约规定，法律面前残疾人必须得到平等承认。《公约》规定，应保障为支持残疾人行使其法律行为能力而采取的措施不被滥用，免遭利益冲突和不当影响(《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二条)。特别报告员鼓励该国政府利用制订新法案的机会解决这一问题。

性别问题

64. 在白俄罗斯，妇女受教育的比例很高，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在社会中仍然根深蒂固，妇女的工资仍然比男子低 25%。⁷⁰ 此外，白俄罗斯法律中仍然有禁止妇女从事的职业清单，据称是出于健康有关原因。虽然 2014 年这些职业的数量从 252 个降至 182 个，但名单中仍有相当数量的职业。⁷¹ 在 2016 年的审议中，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建议白俄罗斯将职业清单限制在严格意义上对于保护产妇绝对必要的职业(CEDAW/C/BLR/CO/8, 第 33(a)段)。这项建议仍未得到执行，表明对妇女的偏见持续存在。

性取向

65. 上文所述对表达、集会和结社自由的系统性限制也导致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两性人群体的歧视。公开展示支持这个群体的符号或公开发言通常受到压制，随后民众和国家官员往往会作出仇视同性恋的反应和发表仇视同性恋的言论。例如，2018 年 5 月 20 日，内政部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只支持真实的事物”的文章，其中载有仇视同性恋的内容，并称同性关系是“假的”。⁷² 这篇文章是对 2018 年 5 月 17 日英国驻明斯克大使馆大楼上方悬挂彩虹旗作出的反应。在国家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内政部部长重申了仇视同性恋的言论。⁷³ 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因其煽动歧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两性人群体而追究该部长的责任，但所有呼吁均被驳回。⁷⁴

66. 这一事件引起连锁反应，活动人士抗议，警察进一步镇压。2018 年 6 月 28 日，一些活动人士在一名警察的雕像附近放置了一个彩虹花盆，后被警察打断并遭拘留。⁷⁵ 7 月 21 日，警察突击搜查了一家夜总会，当时一些男女同性恋、双

⁶⁹ 见 www.disright.org/sites/default/files/source/14.07.2017/final-feasibility-report.pdf (俄文)。

⁷⁰ 见 www.kp.by/daily/26897.5/3942577/ (俄文)。

⁷¹ 见 <https://mshp.gov.by/ohrana/ff7555d0abe25acf.html> (俄文)。

⁷² 见 <https://news.tut.by/society/593442.html> (俄文)。

⁷³ 见 <https://belsat.eu/ru/news/shunevich-utochnil-kogo-on-schitaet-i-nazyvaet-dyryavymi/> (俄文)。

⁷⁴ 见 <https://belsat.eu/en/news/human-rights-defenders-set-to-bring-belarus-interior-minister-to-book-for-homophobia/>。

⁷⁵ 见 www.svaboda.org/a/29325607.html (白俄罗斯文)。

性恋、跨性别者和两性人正在其中聚会，警察要求人们出示证件，记下他们的护照详情，并询问他们的工作单位。⁷⁶ 夜总会的一位客人询问，为什么要了解他的详细情况，但没有得到答复。随后，警察扳起他的手臂，几乎将其扭断，并将他带到警察局。⁷⁷ 警方辩称，这是对群众聚会地点的定期检查，以查明任何可能的违法行为。⁷⁸ 2018 年晚些时候，白俄罗斯自由剧院的三名成员因在公开演出时身着彩虹肩章跳舞而被捕并被罚款。⁷⁹

67. 白俄罗斯没有任何专门保护性少数群体不受歧视的法律。《刑法》第 64.9 条规定，以“对任何社会群体的仇恨或敌意”为动机的犯罪将加重处罚情节。然而，“社会群体”一词非常模糊，据称在起诉中很少考虑到该条款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两性人的适用性。⁸⁰

68. 更笼统地说，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两性人很难不受歧视地获得服务。所收到的资料表明，这类青年可能面临父母的家庭暴力，并因害怕当局进一步虐待或歧视而不敢获得法律或心理援助服务。

69.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两性人群体面对歧视坚韧不拔。屡战屡败之后，非政府组织“Make Out”终于在 2018 年得以登记。⁸¹ 尽管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在社会层面和政府机构内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预防和处理性少数群体成员受到的歧视和骚扰。

种族歧视

70.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表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分别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的结论性意见中提出的若干歧视罗姆人的问题仍然令人关切 (CERD/C/BLR/CO/20-23, 第 23-24 段; CCPR/C/BLR/CO/5, 第 17-18 段)。具体而言，执法人员实行种族定性，警察骚扰罗姆儿童、男子和妇女，包括反复强制取指纹和任意拘留，在该国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71. 所收到的资料还表明，罗姆人在就业方面继续面临歧视，雇主明目张胆地拒绝合格罗姆人申请者应聘广告职位。在公开发言和社交媒体帖子中也可以看到对罗姆人的歧视态度。该国为确保高入学率和识字率而采取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对罗姆人而言似乎并不成功。

72. 特别报告员还获悉，一些罗姆人没有身份证件，这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在找工作时，遇到一系列实际问题。为了获得公民身份，申请人必须出示申请前一年内未被警察逮捕记录，且不得有行政罪名。对罗姆人来说，这一条件实际上很难满足，因为他们往往面临行政罪名，包括因没有身份证件而面临行政罪名。⁸²

⁷⁶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90400>。

⁷⁷ 见 www.svaboda.org/a/29385334.html (白俄罗斯文)。

⁷⁸ 见 <https://euroradio.fm/ru/v-populyarnyy-v-minske-gey-klub-prihodila-miliciya-s-sobakami> (俄文)。

⁷⁹ 见 <https://freemuse.org/news/belarus-theatre-students-arrested-fined-for-lgbt-artistic-stunt/>。

⁸⁰ See Article 19, Challenging hate: Monitoring anti-LGBT “hate speech” and responses to it in Belarus, Kyrgyzstan, Moldova, Russia and Ukraine (February 2018).

⁸¹ 见 <https://citydog.by/post/zaden-makeout-uchrezhdenie/> (俄文)。

⁸² 见 <https://euroradio.fm/ru/cygane-v-belarusi-oni-ne-nuzhny-gosudarstvu-ili-ono-im-govorim-v-1505> (俄文)。

艾滋病毒感染者

73. 特别报告员欢迎 2018 年 12 月 19 日通过的对《刑法》第 157 条的修正，规定在发生了传播艾滋病毒的情况下，如艾滋病毒状况呈阳性者曾就感染风险向其伴侣发出警告，则可免除刑事责任。在此之前，医务人员可以向警方报告此类案件，警方将自动提起刑事诉讼。因此，艾滋病毒感染者因害怕承担刑事责任而避免在国家医疗机构登记，因此无法得到必要的治疗。⁸³

74. 为得到免费治疗，必须在全国医疗机构登记。根据官方数据，截至 2019 年 1 月 1 日，白俄罗斯共登记了 6,979 例艾滋病毒感染病例，同时共有 20,953 人感染艾滋病毒。⁸⁴ 然而，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担心成见往往不愿登记。偶然披露个人医疗资料可能导致歧视情况。例如，特别报告员获悉，一名女孩的艾滋病毒阳性状况被学校医务人员披露后，遭学校开除。她同学的父母用氯水清洁教室，坚持要开除这个女孩。

75. 工作场所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也很常见。特别报告员被提请注意一个典型案例，一名男子曾在种植园工作，直到他的一名同事发现他的艾滋病毒呈阳性。第二天，同事们向其发出最后通牒，称除非他走人，否则拒绝工作。此人后在一所幼儿园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但由于家长和工作人员施压，他再遭解雇。

76. 根据收到的资料，人们经常对艾滋病毒携带者使用贬损性语言，并经常将他们与吸毒者、卖淫者或与男男性行为相关联，从而导致进一步的社会成见和孤立。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政府有责任消除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包括开展宣传运动消除陈规定型观念和偏见。

2. 社会保障权和工作权

77. 2018 年 1 月，第 1 号总统令“促进居民就业”⁸⁵ 取代了臭名昭著的第 3 号令，后者于 2015 年出台，2017 年 2 月和 3 月曾引发群众抗议。⁸⁶ 最初为促进就业和自营职业而制定的第 1 号法令仍然包含有争议的方面，如建立身体健全失业公民数据库。⁸⁷ 虽然该法令在 2018 年历经多次修订，完善了列入清单的标准，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12 月仍宣布，50 万人被登记在名单上。⁸⁸

78. 将某人列入名单的决定由地方和行政机构作出，这引发了人们对其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关切。列入该名单的人必须全额支付本由国家补贴的服务(煤气、供暖、热水)，并必须接受政府提供给他们的任何工作，即使这份工作不符合他们的资历或愿望。这些措施似乎使已经失业的个人处于更加脆弱的财务状况，而不是为他们找到工作提供积极的激励。特别报告员还表示关切的是，该国对未登

⁸³ 见 <https://pereboi.by/2018/07/30/kriminalizatsiya-vich-v-belarusi-kritika-uchenyh-i-dannye-patsientskogo-monitoringa/> (俄文)。

⁸⁴ 见 www.belaid.net/v-belarusi-muzhchiny-ostayutsya-naibolee-uyazvimoj-gruppoj-v-otnoshenii-inficirovaniya-vich/ (俄文)。

⁸⁵ 见 <http://pravo.by/document/?guid=12551&p0=Pd1800001&p1=1&p5=0> (俄文)。

⁸⁶ 见 www.mintrud.gov.by/system/extensions/spaw/uploads/files/Dekret-3.pdf (俄文)。

⁸⁷ 见 <https://belsat.eu/en/news/every-10th-employable-belarusian-on-social-parasites-list/> (俄文)。

⁸⁸ 见 www.kp.by/Online/news/3315047/ (俄文)。

记组织工作的人权维护者使用该法令。她谨指出，每个人都有权通过其自由选择或接受的工作谋生。⁸⁹ 2019 年 3 月 18 日，一名被列入名单的家庭主妇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被当地法院驳回。她决定对判决提出上诉。⁹⁰

79. 人权组织和工会成员已经表示反对这项法令。⁹¹ 他们特别提请注意，该法令规定，可将拥有“反社会生活方式”的身体健全的人送往劳动治疗中心。最初创建劳动治疗中心的目的是隔离滥用药物者，并通过“强制工作”向他们提供“医疗社会康复”。安置在劳动治疗中心涉及剥夺自由，据报告，劳动治疗中心的条件堪比拘留中心的条件。“反社会生活方式”一词极为含糊，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这可能导致任意拘留或其他虐待案件。

3. 家庭及家庭成员的权利

80. 最初于 2006 年通过的第 18 号总统令规定了为保护破碎家庭中的儿童而采取的措施。它规定了将儿童带离家人的程序以及父母支付国家对其子女的照料费用。根据该法令，如拖欠电费或父母一方失业，则可能威胁将儿童带离家人。⁹² 2019 年 1 月 15 日，部长会议发布了一项新的条例，进一步规定了确定哪些人应列入社会处境危险儿童名单的标准。⁹³ 特别报告员对这些澄清表示欢迎，但认为新条例中的某些标准仍然模糊，可能导致任意决定将一名儿童列入名单。

81. 将儿童带离家人的决定由地方当局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作出。这就提出了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因为在确保居民遵守当地规则和程序方面，地方当局有着明显的利益。虽然可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但据称，过程漫长，成功几率渺茫。

82. 不应低估第 18 号法令的经济后果。在儿童由国家照料期间，父母有义务支付该儿童的赡养费。这对经济状况往往本已十分困难的家庭来说，可能是个问题。如果父母不支付费用，子女可能会被永久带走；如果他们失业，他们有义务接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任何工作。如果不接受所提供的工作，父母就会被送往劳动治疗中心。

83. 根据收到的资料，威胁将儿童列入名单或威胁将儿童带离家人，对本已脆弱的家庭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并可能导致戏剧性的情境。仅在 2 月，就有两名母亲在子女被带走或威胁被带走后自杀。⁹⁴ 有人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民间社会活动人士也受到威胁，称要将其列入名单，这显然是为了阻止他们开展活动。

⁸⁹ 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

⁹⁰ 见 <https://belsat.eu/ru/news/sud-otklonil-isk-bezrabotnoj-domohozyajki-k-tuneyadskoj-komissii/> (俄文)。

⁹¹ 见 <http://spring96.org/ru/news/91615/> (俄文)。

⁹² 见 <https://people.onliner.by/2017/02/20/bumajka> 和 <https://www.kp.by/daily/26851/3893963/> (均为俄文)。

⁹³ 见 www.government.by/upload/docs/filec51b6f7bb17cedc6.PDF (俄文)。

⁹⁴ 见 <https://belsat.eu/ru/in-focus/novoe-samoubijstvo-30-letnyaya-mat-pokonchila-s-zhiznyu-kogda-sotsialnaya-opeka-otobrala-detej/> 和 <https://belsat.eu/ru/programs/samoubijstvo-na-gomelshhine-moloduyu-mat-s-osobennostyami-razvitiya-sotsiopeka-zastavlyala-rabotat/> (均为俄文)。

84. 根据上述资料，特别报告员认为，该法令目前的适用可能构成对隐私权、家庭权和住房权的任意干涉。⁹⁵ 此外，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儿童的最大利益并不是法律依据，在实践中也并非总是确定是否应将儿童带离家人的依据。因此，该法令的规定往往会让父母受到惩罚，损害儿童的最大利益，使弱势家庭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4. 文化权利

85. 根据最新的社会学研究，48%的人口认为白俄罗斯文是他们的母语。⁹⁶ 然而，所收到的资料表明，使用白俄罗斯文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有限。⁹⁷ 对波兰裔少数群体而言，使用其他语言接受教育也是一个问题，他们只有两所全日制波兰语学校。⁹⁸ 特别报告员希望指出，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包括通过语言参加文化生活，各国必须保证向少数群体提供专门的教育方案。⁹⁹ 她鼓励白俄罗斯政府加大力度支持白俄罗斯文，并确保少数群体有机会以自己的语言学习。

E. 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处境

86. 如本报告通篇所示，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如果其活动被认为旨在挑战政府政策或涉及敏感议题，就更是如此。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组织由于对结社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登记，这使他们面临一系列潜在的行政和刑事违法行为。

87. 尽管举步维艰，但民间社会行为方继续表现韧性、毅力和创新精神。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新的筹资方式，如众筹，用以实施小型项目或支付对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的行政罚款。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出现是一种积极的趋势，但并不能取代明确保护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及其正当活动的法律框架。

88. 特别报告员欢迎该国逐步接纳民间社会行为方参与一些协商论坛。民间社会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对法律法规草案提出高质量的意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如能允许他们参与制定下一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也将使该计划更具公信力。

⁹⁵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

⁹⁶ 见 www.kp.by/online/news/3381149/ (俄文)。

⁹⁷ 见 <https://belsat.eu/en/news/belsat-launches-campaign-to-improve-de-facto-status-of-belarusian-language/>。

⁹⁸ 见 <https://poland.in.com/38279782/belarus-says-yes-to-polish-pupils-for-now>。

⁹⁹ 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的第 2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第 12 段。

四. 结论和建议

89. 与前几年相比，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而这类事件往往会导致侵犯人权行为增加。然而，由于人权严重恶化期具有周期性，将其解释为进步的迹象是错误的。特别报告员发现，过去记录在案的广泛和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在法律和实践中仍然存在。鉴于拟于 2020 年或之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还远未能排除，特别是基本自由方面。

90. 过去几年中，白俄罗斯更多地表现出愿意与国际人权系统接触和合作。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动态，但需要在实地和立法方面作出明显改进，以证明政府致力于解决持续存在的人权问题。死刑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而且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但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表明，实现重大变革需要政治意愿和领导力。

91.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她在报告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以前已经提出，并注意到联合国人权机制和其他国际行为方提出的许多建议既没有得到充分执行，也没有采取后续行动。酷刑、虐待或任意拘留问题没有得到改善，基本自由方面的情况有所恶化，这些都证实了缺乏实质性进展和缺乏进行结构改革的意愿。许多群体仍然受到歧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弱势群体在目前的制度中面临更多挑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92. 到目前为止，政府为解决某些人权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往往遵循以行政责任取代非刑事化的模式，而不是实现全面合法化。只要重大批评仍未得到处理，这些变化就不能被诠释为范式的转变。在这方面，粉饰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因此需要继续进行监测。

93. 有鉴于此，特别报告员敦促该国政府改变其做法，最终给予人权其应有的空间和重要性，并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明确的领导力。尽管该国未与本任务合作，但特别报告员重申，她愿意在这方面与该国政府进行建设性接触。

94. 鉴于上述结论，前任特别报告员在提交人权理事会和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仍然有效。特别报告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95. 特别报告员建议白俄罗斯政府：

(a) 考虑暂停执行死刑，作为在法律上废除死刑的第一步，将所有尚未执行的死刑判决减刑为监禁，并就这一问题展开公开辩论，以改变公众的看法，使之支持废除死刑。同时，解除对使用死刑的所有保密；

(b) 在《刑法》中纳入酷刑的具体定义，加强现有公共监督委员会的权限和独立性，确保及时记录和调查所有酷刑和虐待指控，起诉行为人并向受害者提供补偿；

(c) 恢复制订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或拟订对现行法律的修正；

(d) 确保立法环境有利于基本自由，特别是审查涉及大众传媒、反极端主义、组织登记和举行公共活动的法律；

(e) 保护人权维护者、活动人士、记者和民间社会成员免受不当压力、恐吓和骚扰，并对这类案件进行迅速和彻底调查；

(f) 确保律师协会和律师的独立性，并通过审查现行做法和条例防止对司法机构的政治控制；

(g) 审查《刑法》第 328 条的适用，特别是对儿童的适用问题，并制定处理药物滥用和毒品贩运问题的替代办法；

(h) 采取举措制定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但不仅仅是制定非拘禁措施和拘留的替代办法；

(i) 审查有关驱逐外国人的法律的适用问题，为此应考虑到一个人的家庭和私人生活以及儿童的最大利益；

(j) 制订全面的反歧视法；

(k) 以制订关于残疾人权利的新法案为契机，确保精神残疾者有权在不受虐待、利益冲突和不当影响的情况下行使其法律行为能力；

(l) 终止执法人员对罗姆人的种族定性和骚扰；

(m) 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和预防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两性人的歧视，并确保他们能够行使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权，而不必担心受到骚扰；

(n) 防止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成见和歧视；

(o) 审查第 1 号总统令，确保其符合白俄罗斯的人权义务；

(p) 修订第 18 号总统令，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将儿童带离家人的首要标准，并设立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审查关于将儿童带离家人的决定；

(q) 根据关于任意拘留和其他人权的国际标准，审查设立劳动治疗中心的必要性，包括在劳动治疗中心实行强迫劳动的做法；

(r) 利用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专门知识，进行广泛和建设性的磋商和接触，以推动人权建议的落实，并考虑到下一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订；

(s) 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别程序和人权条约机构进行实质性接触。

96. 特别报告员建议国际社会：

(a) 继续使用一切外交手段提醒白俄罗斯注意其人权义务，特别是鉴于即将举行选举；

(b) 与联合国合作，在与人权有关的领域向白俄罗斯政府提供支持；

(c) 继续支持民间社会行为方努力促进人权。